

海湾塘滩上的芦苇

□高明昌

前几天回老家,顺道去了一次海湾。那日海水是小潮,真正看到海水,还有几千米的距离,我爬上了护栏,在栏上走了几十米。这不容易,海风看不见的,但耳边的声音一阵又一阵,吹到身边,感觉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抓、在推、在拉,好像可以随时将我刮到马路上去,但我希望刮到塘滩上去,因为这样离海更近一点。

顺着阶梯,我走上了塘滩。塘滩的斜度大概在四十度左右,从塘滩到滩涂有十来米长,塘滩是用石头镶嵌的,镶嵌后是用水泥弥合边沿的。这样一来,一块石头与另一块石头就连接了起来,成了一块大石头。大石头的力气特别大,海潮过来,速度疾快,但到了塘滩上,咣当声过后,凶猛的海水立即成了浪花的模样了。

塘滩的石头也有裂开的小口子,寸把长,狭小、嶙峋,四面都是石头的角边,非常锋利;石头的接缝处硬生生地长出了几株芦苇,半尺高,最长的也不过是尺把高。这些芦苇,身子骨很细,比筷子还细,颜色有点青白,像是稻田里的稗草;几片苇叶,紧贴在芦秆的四周。远看过去,芦苇成了一点绿色,很醒目。

看芦苇,再用手捏住芦苇秆,往上提,想拔一根,你会发现这芦苇虽然小,但根牢固实,拔不起的。你再用力,芦苇就会拦腰断裂,它横竖要把自己的根留在石缝里。

我没问这是为什么?我想到了老家的护塘。老家的护塘叫奉柘公路,东西走向。奉柘公路朝南,几十年前只有一条公路,是泥路,也是东西走向,两边种了一些槐树而已,除此再也没有什么的路了。现在我往海湾走,等我走到大海的护塘上,我想已经有无数的公路

蓝天白云

□俞富章

这些日子上海的天空呈现出来的景象便是名副其实的蓝天白云!

立秋那天,天空就演绎了季节性的特点:天是湛蓝湛蓝的,云是雪白雪白的。那湛蓝的天如水洗过的一样清明,而一团接一团的白云则轻盈如棉,舒卷自然。一直到七夕那天,我们头顶上的天空,日日蓝天白云。

蓝天白云的气象不仅令人心旷神怡,更让人兴奋不已,手机的朋友圈里,朋友们纷纷竞相上传蓝天白云的照片,仿佛遇见了人间仙境,仿佛遇见了宇宙奇观!人人都有点大惊小怪的意味。

仰望天空,那蓝蓝的天和洁白的云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!蓝是蓝得那么清纯无瑕,蓝若海色,仿如风平浪静的海面悬挂在天空。白是白的这般一尘不染!超然,恬静,轻盈,飘逸!那浩浩荡荡的白云令人遐想:白棉,白羊,白马,白雪,白玉兰……漫步于如此蓝天白云之下,千真万确的体验到了秋高气爽的感觉,心情无比舒畅,轻松,愉悦!

蓝天白云,原本是大自然的一种气象,更是七夕前后的常见景色。江南苏松地区早就有七月七看巧云之谚语。然而,为什么一种原本十分平常的自然现象会令人们如此激动兴奋?朋友圈中,有的朋友晒了照片还配感叹,有的写道,这就是传说中的蓝天白云,有的甚至说令人闻到了童年的味道。把蓝天白云当作传说,当作儿时的记忆,这种带了点夸张的评论中包含着丰富的感情色彩,酸甜蜜辣咸五味杂陈!但无论如何,人们面对蓝天白云表现出如此意外惊喜或惊讶,反映的是对蓝天白云久违的感觉倒是确定无疑的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相信谁也

在我身边隐没了。

无数的公路里有无数的地,无数的地里有无数的水,无数的水里就有无数的鱼,还有无数的芦苇。

海水呀,滋养的恰恰不是芦苇。

可是,这塘滩上的芦苇,是从哪里飞过来的啊!这里没有芦苇的种子,没有种子的芦苇是什么芦苇,我思绪乱了。

我觉得这样想法不对。

我惊讶于芦苇的出生,我更惊讶于它出生后的生存方式。海水啊,有小潮大潮之分,小潮里的潮水只会来到护塘的脚下,与塘滩照面后就走了,确实不会影响芦苇的生长。大潮呢?大潮来回需要三个小时,三个小时里,有一个小时的海水会在塘滩上猛烈撞击,那是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的厮杀,它可以让滩涂边上的石头滚出几米之外,可以压扁塘滩上所有的杂物,包括芦苇。

但芦苇不屈不挠,海水一退,它就慢慢地挺起腰板来。我确实不敢想象它淹没在水中的样子,总觉得它是在海水的搏斗中胜利了,就像一个在浪潮里游弋的水手,被浪淹没了,一会儿又露出了头颅一样,在沉沉浮浮中游到了彼岸。

问题还不在这里,若干年后,海水又涨出去了,塘滩的外面会有一座新护塘,那个护塘与今天的护塘就会合围成一片新的天地。到那时,芦苇会一堆堆、一簇簇地出现在那片空旷的滩涂上,很快成为一望无际的绿洲。这片绿洲哪儿来,是不是眼前芦苇的兄弟姐妹,还是它们的子孙后代?我无法猜测,但感觉总是与这几根芦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。

我们无法搞懂,当我面对芦苇的时候,我就觉得人有时还真的比不过芦苇。

芦苇啊,必须要有一座护塘,一座塘滩,必须要有石头,要有大海,要有海水。有了这些,就有了冲击与碰撞,有了求生的力量,有了生存的意志,才会有眼前的几根芦苇,以后才会有身后广袤的、青青的芦苇荡。

从此,我知道,凡是有海的地方奇迹就多,海湾是一个例子。

记不清哪天是起点,有一种叫做霾的东西将我们与蓝天白云阻隔开了,我们甚至常常在霾的笼罩下生活,白天看不见蓝天,看不见白云,晚上看不见月亮,看不见星星。以致蓝天白云成了传说,月亮星星成了记忆。自从有了霾,我们仿佛就远离了蓝天白云,我们生活在一口大锅里,胸闷,压抑,气短,烦恼……突然,天幕上出现了蓝天白云,不仅唤醒了记忆,而且证明了传说。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雨,人们遇见了久违的蓝天白云,那种兴奋,那种激动,那种情不自禁,甚至还含有几分冲动,像孩子般天真,以为走进了童话世界,于是奔走相告,于是欢呼雀跃,于是拍照晒图!把一种普通的自然现象当成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奇观,这是意味深长的。倘若把这些天人们对蓝天白云的强烈反应穿越到过去,我们的先祖会不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?倘若把这些天人们对蓝天白云的兴高采烈告诉未来,我们的后代会懂吗?

对蓝天白云的追逐,并不是人们的小资情调,人们如此热衷拍天晒云,也不是要作秀与卖弄。那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!蓝天白云,诗情画意,美不胜收。蓝天白云,既是天然现象,也是人类生存的条件。有蓝天白云,人们神清气爽,心情愉悦,没有蓝天白云,人们胸闷气短,情绪烦躁。人们所以如此欢迎蓝天白云,表露的是一种浓浓的感情。朗朗乾坤,蓝天白云,人间世道,和平清明。这才是人类该拥有的美丽美好幸福快乐的生活!

但愿蓝天白云成为常态,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常态,如果有一天,人们看到蓝天白云不再这般强烈的反应,那么,我们的心情就能保持长久的舒畅和愉悦了!

小河里的大鱼梦

□俞敏

襟江带湖的青浦,尽管因其自然风貌被人誉为上海的“后花园”,可在很多人眼里,青浦毕竟还是个“小地方”,确实,2000年撤县建区前,在某些市区人的嘴巴里,青浦一直是个“小县城”,更早时候,它甚至是一个镇,谓“青龙镇”。

今天,我要记叙的一个人就出生、生活在这么一个“小地方”——为什么在文章开篇的时候要强调青浦是个“小地方”呢?全因了我要记叙的这个人曾经有人对他在文学上寄予过希望(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老师),可他进行了数十年的文学创作后,至今仍未在国内文坛上有过什么“影响”,对此,他似乎也认命了,摇头说,没办法,小河里浮不起大鱼,青浦是出不了“毕飞宇”的,让仍旧对他抱有希望的人放弃不切实际的想法。

说“小河里浮不起大鱼”的这个人叫林宕。现在,来说说为什么有人曾经(包括现在)对他在文学创作上寄予过希望,甚至是很

大的希望。林宕在上世纪八十年末、九十年代初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就已经被《作品与争鸣》《小说月报》选载了,刚有点在国内文坛崭露头角的意思,他却停止创作了。2007年开始,他又开始小说创作,并获得了第九届《上海文学》奖和《雨花》精品短篇小说奖。确确实实,对这样一个人,你只要熟悉他,只要不反感他,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抱希望似乎也不现实。笔者就常常这样期望着他有一天能拿出一部惊动文坛的大作。

可林宕显然“糟蹋”了大家的希望,这一两年他几乎又没有写什么了。问他在忙些什么,答曰:融资炒股。我惊得后背一凉,可看他神态,也不像去年夏天被爆仓的那批人,就稍稍松口气,再问盈亏情况,他就岔开了话题,看苗头,他炒股的业绩也应该是不怎么样的,在我看来,他在炒股上的“成功率”应该是逊于他在小说创作上的“成功率”的(两者似是不能类比的,故我只能用“成功率”这三

个有点模棱两可的字)。在作这番思索时,我几乎还同时想到了他曾经告诉过我的一句话,他说,金宇澄老师曾经对他说,你的小说怎么总是差“那口气”……我真想对林宕说,你为什么不听金老师的话,去找“那口气”呢?为什么总要去干别的事呢?

是的,林宕总是喜欢干一些小说创作之外的事。我听说他还跟着江苏作家书画家联谊会的一帮人“混”过几年,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,这几年他还拿起了毛笔,尽管他的“左手体”书法也已经写得有模有样,可我宁愿希望他不要干别的,一心一意地去找金宇澄老师说的“那口气”。值得我欣慰的是,几天前,我接到了他的电话,他在电话里说,我想通了,我能做的或许就是写文章了,从今往后,除了写书法调剂心态外,我就专心写文章,哪怕每天只写200字,也要坚持下去。

我的心里一动:谁能肯定林宕的心里没有一个“大鱼梦”呢?

北海道薰衣草之旅

□吴毓

大巴士刚停靠富良野,我们就朝着那片花海奔去,那一片五颜六色的鲜花,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们,而我却只为急急地去寻访薰衣草。在一垄垄的花田靠后,我看到了那片紫色薰衣草,一株株,一丛丛,整齐地排列着,好像正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似草似花的薰衣草绽放着,灿烂着,枝叶蓬勃而茂密,秀拔挺立的花茎上,纤细的花叶,密密匝匝,从下至上,不甘落后地绽放着,娇贵淡雅,真让我赞叹。导游说:从夏季的七月到八月中旬正是薰衣草开得旺盛顶峰期,再过一周,她就凋零了。呵呵,我们来得正是时候。再看那一片诱人的紫色覆盖,让我情不自禁联想起一系列紫色花卉:勿忘我、紫罗兰、紫荆花等,那样的浪漫又风情灼灼。久久以前就知晓了薰衣草制成的优质精油,也常用上它,助眠,解忧,安神,美容,好处多多,却从没真正看到过薰衣草的本色花貌,今天一睹这满野的薰衣草,真的不能错过这美景。老公拿起手机,我摆出各种姿势,或站或蹲,或笑或嗔,

只听嚓嚓嚓,拍了一张又一张。

薰衣草原产于地中海沿岸,欧洲各地,怎么会在北海道富良野盛开,由于富良野的气候类似法国的普罗旺斯,1955年这里便种植起薰衣草提炼香油,尔后随着人工香料的普及,栽培薰衣草农家日益减少,最后只剩下富田农场的富田忠雄,没想到就在他快要放弃之时,一位摄影家来到这拍下农场里美丽的薰衣草花田,经杂志媒体刊出,一下引来许多观光潮来赏花,于是让富良野小镇复苏起来,薰衣草便成了这里重要的观光资源和美景。

当然富良野花田不仅仅是薰衣草,还有其它艳丽的花草,有红彤彤的一串红,有金灿灿的法国金盏花,还有说不上名的各色花卉,她们竞相斗艳,开得如火如荼,只见周围人都在抓拍着各种各样景致。虽说薰衣草的紫色比不过那些花草耀眼,那一片薰衣草或还不够壮阔,融在大片花海里,在鲜艳的花簇中,紫色虽不抢眼,但这纯紫色含

蓄,不张扬,却又那么清丽优雅,她那特殊的芬芳体现了另一番风韵,让众多游客为之倾倒,顾盼留连,注目忘返,更激起人们许多的遐思,美好的回忆,浪漫的憧憬,紫色是幸运色,吉祥色,浪漫色……

寻访过薰衣草花田后,我们又走进田边小店,小店被各色花卉打扮得靓丽多姿,浓郁的薰衣草芳香扑面而来,太熟悉的沁人香味,清幽甘怡,让人振奋而愉悦。小店摆放了各色薰衣草制作产品,薰衣草护肤品,化妆品,佩件挂饰,香精油,还有薰衣草做的肥皂、枕头、香袋,以及饮料,冰淇淋等。这些物品的装饰或包装上,都是漂亮的紫颜色,我仿佛一下走进了紫色世界,温馨高雅的氛围,让我如醉如迷。午饭后,我们每人都美美地品尝了薰衣草冰淇淋,这冰淇淋也是淡紫色的,冰淇淋味道特别美,充满了奶香还有淡淡的薰衣草味。今天那么美的薰衣草,那么美的花丛,我看过了,拍过了,闻过了,也尝过了,很开心很满足,北海道没有虚度此行。

时光

□朱春芳

午后斜阳微洒 一杯咖啡 一壶茶 时光静静的流淌	一片片 展现这一缕芳华	辗转遗失的梦
等待院落桂香 一朵朵	叶落成泥 略带香气的尘土 静静的等候	树影婆娑 秋绪轻轻萦绕 转角处的一袭红装 是浪漫时光